

春
秋
繁
露

一



春秋繁露
二



春秋繁露
三



2121

1

10520

春

秋

繁

露

—

董仲舒撰
凌曙注

中
華
書
局

2121

1052/

春

秋

繁

露

二

董仲舒撰
凌曙注

中華書局

Z121

1
:0522春

秋

繁

露

三

董仲舒撰
凌曙注

中華書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春秋繁露 三冊

中華書局 出版發行

(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)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·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ISBN7—101—00894—1/K·367

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兩京遺編漢魏叢書
聚珍版叢書抱經堂叢書古經解彙函畿
輔叢書皆收有此書兩京漢魏聚珍無校
注抱經本雖有盧文弼校注不及畿輔覆
刻凌曙注本之詳密又畿輔本每卷後有
張駒賢校正故據以排印並附兩京本趙
維垣序漢魏本王謨跋各一篇抱經本宋
以來舊跋三篇附錄六則及聚珍本館臣
校語盧文弼按語各一則古經本洪梧樓
郁凌曙序三篇董子本傳一篇凌注凡例
五則於後

敍錄

春秋繁露十七卷。董子仲舒著。目見阮氏七錄。今本元出宋潘景憲。其裒綴端委。前哲論之綦詳。然多目爲佚書。故箋疏罕見。我朝盧抱經先生耽精是書。間爲解釋。讀者已略識理緒。江都凌氏曙治公羊家學。繼盧氏注釋加詳。原序謂其於諸篇。皆能通究本末。復肆於先秦兩漢之書。及諸經義疏字句。皆櫛梳而理解之。不但貫徹何徐。而正誼明道。天人之本原。靡不洞於心而挾於手。阮文達公亦稱其卓然成一家言。自有繁露以來。有功是書者。此其最。李申耆孫淵如諸名宿。亦莫不忘分推之。或驚歎所注以爲奇士。蓋其書引經。一本公羊。爲例甚嚴。餘亦繁徵博討。力求賅洽。於學者不爲無裨。然卷首解題。以古今注作博物志。度制篇注標坊記爲孔子閒居。榮榮之譌。殊失檢稽。焉馬陶陰。羨脫舛馳處。尤難僂舉。王君文泉。疑刻幾輔遺書。繁露兼用凌注。以所注頗詳。爲從來所未有。惟恐轉訛承謬。滋惑來學。俾重加讎核。鉤致

彙冊凡有歧異。間爲校正。以備參觀。不敢變淆原文。別簡臚列。增諸當卷之末。視駁疏漏。仍復不免。補遺訂誤。實有厚幸焉。趙州張駒賢

刻春秋繁露序

大中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右參政前翰林院庶吉士永寧趙維垣撰

宋程大昌在淳熙間演繁露。引牛享問崔豹。冕旒以繁露者何。答曰。綴玉而下垂。如繁露也。仲舒名已著。書有垂旒凝露之象焉。夫旒王者所以飾冕也。董生顧名儒。立言宜自珍異。然豈借王者取重哉。按天文志。氐北有天乳星。明潤則甘露降。王者德格於上。恩覃於下之應。嗟乎。董生意儻在茲歟。夫人臣竭忠。誠欲輔佐誼主。仁義布濩。社稷安乂。而禎符疊貺也。武帝多欲。海內虛耗。屯膏之吝。適惟斯時。觀其言曰。陛下居得致之位。操可致之勢。又有能致之資。然而德澤未加。美祥莫至者。何也。此其志不已忠邪。故書繁春秋。明聖人屬辭褒貶。某事得。某事失。所以警口心也。曰繁露。明王者之政。甘而不荼。與造化流通。當宵零若露。如脂如飴。徧萬物也。納約之義。攸在。往劉歆撰西京記。董生夢蛟龍入懷。感而操觚。果歆言不妄。

則芝房寶鼎。未足專瑞。或曰。是書作在長陵殿災。仲舒懲主父偃嫉下吏當理。乃稱說繁露。以諷武帝。嗟乎。董生何如人哉。孰謂平生廉直。兩相驕主者。竟與希世用事。致位通顯同乎。頃與潁陽周大夫論荒政。舉繁露中求雨法可試。雖昔人病其縱陰閉陽。鼓舞化機。少濟時艱。一其術爾。假令位丞相。左右承弼。當必有調變之具而不徒也。予因出宋本。潁陽刻之。潁陽布政五年。惠流岷峨。積日爲功。正誼明道。方於董矣。（兩京遺編）

右董仲舒春秋繁露十七卷。通考。陳氏云。按隋唐及國史志。卷皆十七。崇文書目凡八十二篇。館閣書目止十卷。萍鄉所刻亦財三十七篇。今本乃樓攻媿得潘景憲本。卷篇皆與前志合。然亦非當時本書也。考漢書本傳。仲舒所上疏條數凡百二十三篇。而說春秋事得失。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。復數十篇。十餘萬言。皆傳於後世。藝文志諸子家亦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。不知玉杯蕃露諸篇在數內與否。而春秋家別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。卽後世所傳春秋決事者也。隋志因阮氏七錄。始以春秋繁露及春秋決事並入經部。又改蕃露爲繁露。而程大昌乃以繁露十七卷爲紹興間董某進本。通以繁露冠書。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。不知隋志固已如此。非復漢志篇目矣。宋儒於此紛紛致辨。其說具載經義考。茲不復贅。第以漢隋二志。例陳其略如此。若其中文字舛誤。則有口氏校本極精。茲祇仍樓氏本翻刻。歸入叢書云。汝上王謨識。（漢魏叢書）

舊跋（抱經堂本）

新安程大昌泰之書祕書省繁露書後

右繁露十七卷。紹興閒董某所進。臣觀其書辭意淺薄。閒掇取董仲舒策語雜置其中。輒不相倫比。臣固疑非董氏本書。又班固記其說春秋凡數十篇。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爲之名。似非一書。今董某進本。通以繁露冠書。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。愈益可疑。他日讀太平寰宇記及杜佑通典。頗見所引繁露語言。顧今書皆無之。寰宇記曰。三皇驅車抵谷口。通典曰。劍之在左。蒼龍之象也。刀之在右。白虎之象也。較之在前。朱雀之象也。冠之在首。平武之象也。四者人之盛飾也。此數語者。不獨今書所無。且其體致全不相似。臣然後敢言今書之非本真也。牛亨問崔豹。冕旒以繁露者何。答曰。綴玉而下垂。如繁露也。則繁露也者。古冕之旒。似露而垂。是其所從假以名書也。以杜樂所引。推想其書。皆句用一物。以發己

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。則玉杯竹林同爲託物。又可想見也。漢魏閒人所爲文。有名連珠者。其聯貫物象。以達己意。略與杜樂所引同。如曰物勝權則衡殆。形過鏡則影窮者。是其凡最也。以連珠而方古體。其殆繁露之自出歟。其名其體。皆契合無殊矣。

淳熙乙未。予佐蓬監館。本有春秋繁露。旣嘗書所見於卷末。而正定其爲非古矣。後又因讀太平御覽。凡其部彙。列敍古繁露語特多。如曰禾實於野。粟缺於倉。皆奇怪非人所意。此可證也。

舊本作此可證也。文獻通考作此可

畏也。皆誤。

又曰。金干土則五穀傷。土干金則五穀不成。張湯欲以驚當臯。祠祀宗廟。仲舒曰。驚非臯。臯非驚。

愚以爲不可。又曰。以赤統者幘尙赤。諸如此類。亦皆附物著理。無憑虛發語者。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謬也。御覽太平興國閒編輯。此時繁露之書尙存。今遂逸不傳。可歎也已。

四明樓大防跋

繁露一書。凡得四本。皆有余高祖正議先生序文。始得寫本於里中。亟傳而讀之。舛誤至多。恨無他本可校。已而得京師印本。以爲必佳。而相去殊不遠。又竊疑竹林玉杯等名。與其書不相關。後見尙書程公跋語。亦以篇名爲疑。又以通典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所引繁露之言。今書皆無之。遂以爲非董氏本書。且以其名。謂必類小說家。後自爲一編。記雜事。名演繁露。行於世。開禧三年。今編修胡君仲方。渠宰萍鄉。得羅氏蘭臺本刊之縣庠。考證頗備。先程公所引三書之言。皆在書中。則知程公所見者未廣。遂謂爲小說者。非也。然止於三十七篇。終不合崇文總目及歐陽文忠公所藏八十二篇之數。余老矣。猶欲得一善本。聞婺女潘同年叔度景憲多收異書。屬其子弟訪之。始得此本。果有八十二篇。是萍鄉本猶未及其半也。喜不可言。以校印本。各取所長。悉加改定。義通者兩存之。轉寫相訛。又古語亦有不可強通者。春秋會解一書。案本集此下似注某年某人所集文亦脫仲方撫其引繁露十三條。今皆具在。余又據說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。古之

遭文者。三贊而連其中。謂之王。三者天地人也。而參通之者王也。許叔重在後漢和帝時。今所引在王道通第三第四十四篇中。其本傳中對越三仁之間。朝廷有大議。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。求雨閉諸陽。縱諸陰。其止雨反是。三策中旨天之仁愛人君。天道之大者在陰陽。陽爲德。陰爲刑。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類。今皆在其書中。則其爲仲舒所著無疑。且其文詞亦非後世所能到也。左氏傳猶未行於世。仲舒之旨春秋多用公羊之說。嗚呼。漢承秦敝。旁求儒雅。士以經學專門者甚衆。獨仲舒以純儒稱。人但見其潛心大業。非禮不行。對策爲古今第一。余竊謂惟仁人之對曰。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。明其道不計其功。又有旨曰。不由其道而勝。不如由其道而敗。此類非一。是皆眞得吾夫子之心法。蓋深於春秋者也。自揚子雲猶有愧於斯。況其他乎。其得此意之純者。在近世惟范太史唐鑑爲庶幾焉。褒貶評論。惟是之從。不以成敗爲輕重也。潘氏本楚莊王篇爲第一。他本皆無之。前後增多凡四十二篇。而三篇闕焉。惟